

井明文

六

30271

開 明 文 選

第 六 輯

上 海 開 明 書 店 印 行

活葉本文選目錄 六

篇次	篇名	作者	頁數	總頁碼	定價
131.	古詞八首	蔣光慈(革命文學)	二	一一八五	一分二厘
132.	死去了的情緒	蔣光慈	六	一一八九	三分六厘
133.	夜鶯歌	徐志摩(巴黎鱗爪)	六	一二〇一	三分六厘
134.	家書三篇	鄭雙(板橋集)	三	一二一三	一分八厘
135.	人境廬詩草自序	黃遵憲(人境廬詩草)	一	一二一九	六厘
136.	魯拜集序	郭沫若(魯拜集)	九	一二二一	五分四厘
137.	魯迅論	方璧(小說月報)	一六	一二三九	九分六厘
138.	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	黃遵憲(人境廬詩草)	二	一二七一	一分二厘
139.	項羽本紀	司馬遷(史記)	一二	一二七五	七分二厘
140.	爸爸的看護者	亞米契斯著 夏丏尊譯(愛的教育)	六	一二九九	三分六厘
141.	風波	魯迅(吶喊)	六	一三一一	三分六厘
142.	王冕傳	宋濂(鑾坡集)	二	一三二三	一分二厘

143.	祭柳子厚文	韓	愈(昌黎集)	一	一三二七	六厘
144.	口技	蒲松	齡(聊齋志異)	一	一三二九	六厘
145.	招魂	宋	玉(楚辭)	二	一三三一	一分二厘
146.	吶喊自序	魯	迅(吶喊)	四	一三三五	二分四厘
147.	一個鄉民的死	周作	人	二	一三四三	一分二厘
148.	賣汽水的人	周作	人	二	一三四七	一分二厘
149.	一個貞烈的女孩子	夫	庵(新青年)	二	一三五一	一分二厘
150.	天下篇	莊	子	四	一三五五	二分四厘

古詩八首

上山采蘼蕪

上山采蘼蕪，下山逢故夫。長跪問故夫：『新人復何如？』

『新人雖言好，未若故人姝。顏色類相似，指爪不相如。新人從門入，故人從閣去。新人手工織，故人工織素。織縑日一匹，織素五丈餘。將縑來比素，新人不如故。』

從軍行

十五從軍征，八十始得歸。道逢鄉里人，『家中有阿誰？』

『遙望是君家，松柏塚壘壘；兔從狗竇入，雉從梁上飛。中庭生旅穀，井上生旅葵。』烹穀持作飯，采葵持作羹。羹飯一時熟，不知貽阿誰。出門東向望，淚落沾我衣。

飲馬長城窟行

青青河畔草，綿綿思遠道。遠道不可思，宿昔夢見之。

夢見在我傍，忽覺在他鄉。他鄉各異縣，展轉不可見。

枯桑知天風，海水知天寒。入門各自媚，誰肯相爲言？

客從遠方來，遺我雙鯉魚。呼童烹鯉魚，中有尺素書。長跪讀素書，書中竟何如？
上有『加餐食』，下有『長相憶』。

子夜歌五首

一

宿昔不梳頭，絲髮被兩肩。腕伸郎膝上，何處不可憐？

二

自從別歡來，奩器了不開。頭亂不敢理，粉拂生黃衣。

三

朝思出前門，暮思還後渚。語笑向誰道，腹中陰憶汝。

四

寧枕北窗臥，郎來就儂嬉。小喜多唐突，相憐能幾時。

五

夜長不得眠，轉側聽更鼓。無故歡相逢，使儂肝腸苦。

華山畿

一

未敢便相許：夜聞儂家論，不持儂與汝。

二

君既爲儂死，獨活爲誰施？歡若見憐時，棺木爲儂開。

三

奈何許！天下人何限？慊慊只爲汝。

四

啼着曙，淚落枕將浮，身沈被流去。

五

不能久長離。中夜憶歡時，抱被空中啼。

讀曲歌

一
自從別郎後，臥宿頭不舉。飛龍落藥店，骨出只爲汝。

二

打殺長鳴雞，彈去烏臼鳥。願得連冥不復曙，一年都一曉。

隴頭歌

隴頭流水，流離山下。念吾一身，飄然曠野。

朝發欣城，暮宿隴頭。寒不能語，舌卷入喉。隴頭流水，鳴聲幽咽。遙望秦川，心腸斷絕。

楊白花

陽春二三月，楊柳齊作花。春風一夜入閨闥，楊花飄蕩落南家。

含情出戶脚無力，拾得楊花淚沾臆。春去秋來雙燕子，願銜楊花入窠裏。

敕勒歌

敕勒川，陰山下，天似穹廬，籠蓋四野。

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。

死去了的情緒

蔣光慈

文學與革命有什麼關係呢？

『文學是超乎一切的，詩人和文學家決不受環境的支配，決不應參加環境的變動，決不應問及什麼革命不革命……』也許有很多人，尤其是自命以藝術爲至上的詩人文學家是這樣想罷。但是在事實上，詩人總脫不了環境的影響，而革命這件東西能給文學，或寬泛地說藝術，以發展的生命；倘若你是詩人，你歡迎牠，你的力量就要富足些，你的詩的源泉就要活動而波流些，你的創作就要有生氣些。否則，無論你是如何誇張自己呵，你終要被革命的浪潮湮沒，要失去一切創作的活力。

當羣衆忍受不了壓迫，而起來呼喊，暴動，要求自由，高舉解放的旗幟，而你，詩人，站在旁邊形同無事，或竟旁觀也不觀一下，或向羣衆說道：『這又何必呢？我們要嚴守美妙的和平，我們應當文明些……』在這時候，那怕你的詩做得怎樣好，你的話怎樣有音樂的價值，你相信你自身是如何的高尚，但是又有誰注意你，需要你，尊崇你，靜聽你

呢？你將爲羣衆所忘記，或爲羣衆所咒罵，所唾棄；或者有一部分失去權威的少數人要歡迎你，說你是他們的，但是他們是失去權威的，是要做死亡的呻吟的，是沒有再生動的希望的，能夠給你一點什麼呢？依附舊勢力的詩人永遠開闢不出創作的源泉，——事實上是如此呵，我們看一看俄羅斯的文學就可以曉得了。

俄羅斯文學與革命運動的因果史，朵斯託也夫斯基，託爾斯泰，涅格拉梭夫，杜格涅夫……與俄國革命運動有什麼關係，這是另一問題，我們暫且不說，且說一說十月革命時代的俄國文學家。

十月革命不但消滅了資產階級的政權，把土地，工廠，銀行……一切從資本家地主奪到工人農民的手裏，趕跑了克林斯基，打敗了田尼庚，推翻了獨裁的皇室，破壞了資產階級的制度，並且將資產階級的文化送到墳墓中去了。文學當然是所謂文化的一部分，資產階級文化既然被革命掃蕩，於是資產階級的文學也就隨着資本家，地主，將軍，跑到外國去，或在國內消聲匿跡，不做一點兒聲息，——何嘗不想呢？奈何沒有力量了！也許跟着資產階級下臺的文學家自己以爲是超乎一切的，是藝術的忠臣，是和

平夢的愛好者，是人類的美妙的心靈的化身，而並不是資產階級的代表，並不爲所謂討厭的物質利益而奮鬥。但是事實的結果並不如他們的想像呵！他們的確是資產階級的歌詠者，的確是資產階級的戰將，不過在爭鬪的戰場上，他們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，所用的武器不同罷了。

『喂！這粗野的工人的手，喂！這粉亂的暴動，這黑麵包，這兇惡的波爾雪委克，這巨大的驚慌……呵！怎麼辦呢？……革命，唉！革命簡直是橫暴，簡直是罪惡……我們的溫柔的夢做不成了，我們的暖室的花被吹落了，我們的神祕的，細微的心靈被震動了，我們的幻想，我們的一切……沒有了！沒有了！……』

是的呵！十月革命給與了『神祕的心靈』的詩人以無涯涘的悲哀！暖室的花被吹落了，溫柔的夢做不成了，詩人因之不安，司文藝的美女因之啼哭，……唉！橫暴的革命！可詛咒的十月！但是怎麼樣辦呢？革命是很驕傲的，尊大的，是很不顧一切的，是走起路來聲音很高大的，對不起！對不起！把你們詩人的溫柔的夢境攪擾了。

十月革命將舊的，資產階級的俄羅斯送到歷史的博物館去，因之牠的心靈也就

沒有再重新波動的希望。一切眷戀舊俄羅斯的情緒，回憶過去的哀思，恢復已失去的幻想，一切，一切……都是無希望的，不合時代的，因之牠們的代表者，舊俄羅斯的詩人，無論如何，沒有再生的可能，沒有再爲羣衆所注意的機會。也許他們現在還在提筆從事著作，但是在實際上，他們的感覺，情緒和心靈，都已經死去了。

十月革命是爆發了，討厭的十月！牠將一切純潔的（？）以藝術爲神聖的，天才的詩人都送到俄國的境外去，送到柏林，巴黎，倫敦……去過僑居的生活，這未免太嚴刻了罷？其實呢，十月革命後，勞農政府並未頒布驅逐文學家的命令，並未擺出對待他們的嚴刻態度。不過十月革命的本身，勞農的呼喊，紅旗的招展，波爾雪委克的行動，與他們的藝術的心靈不合，將他們所歌詠的寶物破壞，令他們起江山依舊主人已非的哀感，不得不離去故鄉了。我們與其說革命將他們驅逐，不如說他們將革命的祖國拋棄——革命後的俄國不是他們的祖國了；從前所歌詠的花園樂土，現在簡直不可一日居，於是他們不得不僑居到那美麗的，繁華的，公道的，純潔的，合於詩人的心靈的倫敦，柏林，巴黎……

布林，米里茲可夫斯基，巴爾芒德，黑普斯（米里茲可夫斯基的夫人）……及其他一些著名的舊俄羅斯文學的明星，都跑到國外去了，並且似乎降低了藝術家的身價，也參加，並且積極參加反蘇維埃俄羅斯的運動。藝術家不是最純潔的麼？不是不齒問及討厭的俗事的麼？不是高出一切的麼？但是現在爲什麼都把藝術家腦筋弄得昏亂了？爲什麼與反革命黨，保皇黨，資本家，將軍……一切非藝術家一鼻孔出氣，共同爲反蘇維埃俄羅斯的呼聲？這是藝術家的降格呢，還是藝術家的本色呢？

不，這並不是藝術家的降格，這乃是藝術家顯現出了自己的本色！我們要知道藝術並不是個人的產物，藝術家一定有自己的社會的背景，他並不是高立雲霄，與其他人們沒有關係的。每一社會的階級有自己的心靈，每一藝術家必生活於某一階級的環境裏，受此階級的利益的薰染陶鑄，爲此階級的心靈所同化。因之，藝術家的作品免不了帶階級的色彩，我們雖不能說某一藝術家是某一階級的代表，但至少可以說某一藝術家是某一階級的同情者。若這種意見是不對的，那末，爲什麼布林，米里茲可夫斯基等……參加反勞農的運動？爲什麼以爲新俄羅斯，勞農俄羅斯不好？難道說藝術

的花卉只在貴族的宮院裏，只在資本的深窖中，只在太太小姐的暖室裏能夠吐香？而在工人的俱樂部裏，在羣衆的歌聲裏，就要失其光彩了麼？嚴格地說，這也許是的，因爲無產階級的環境實在找不出資產階級的藝術家的口味來。當這一般純潔的(?)藝術家正在溫柔的資產階級的花園中軟唱低吟之際，忽然俄國的勞農舉起十月的火旗，喊什麼麵包土地，當然要嚇得一跳，即時變低吟爲大喊：『不得了！不得了！我們趕快跑，趕快跑呵……』

好！你跑你就跑，誰也不來攔阻你。因爲體貼你藝術家的心靈起見，決不來攔阻你，攔阻你更使你悲哀了。可是你既然跑了，那末，你的歌聲也就沒有誰能聽得着了，在事實上，也沒有誰想聽得你的歌聲。十月革命後，這一般著名的文學家，如布林，米里慈可夫斯基，巴爾芒德……在文壇上一點兒力量沒有，幾幾乎全被人忘却了。不錯，還有一部分文學家，如梭羅古布，谷慈敏，茶妙經……十月革命後，還沒有跑，還在莫斯科或在列寧格勒住着，但是他們的身體雖沒跑，而他們的心靈久已跑了，或跑到柏林，或跑到巴黎，但是無論跑到什麼地方，總是跑了，跑了是一樣的。因之，新俄的批評家給他們一

個名號『內僑』，意思是國內的僑民。或者有人說，這未免滑稽罷，明明俄國人在俄國境內居住着，怎麼能說是僑居呢？其實這又有什麼滑稽呢？在精神上，新俄羅斯已經不是他們的祖國了；他們的祖國內有皇帝，有貴族的花園，有美女的白手套，有地主的威嚴，有溫柔的筵席……但是現在的新俄羅斯呢？沒有了！什麼都沒有了！這不是所謂藝術家祖國。

舊俄羅斯的詩人隨着舊俄羅斯的政府下了舞臺。十月革命後，我們在俄羅斯的文壇上再也找不到他們的威嚴了。無論內僑的文學家也罷，外僑的文學家也罷，或消聲匿跡地不說話，或爲無力的呻吟，一點兒好的東西也沒寫出來。簡直可以說算完了。他們都死去了罷？不錯，布林，米里慈可夫斯基，安得來白內宜，谷慈敏，還生存在人世，但是他們的靈魂已經沒有了。我已經說過革命這件東西，倘若你歡迎牠，你就有創作的活力，否則，你是一定要被牠送到墳墓中去的。在現在的時代，有什麼東西能比革命還活潑些，光彩些？有什麼東西能比革命還有趣些，還羅曼諦克些？倘若文學家的心靈不與革命混合起來，而且與革命處於相反的地位，這結果，他取不出來藝術的創造力，

乾枯了自己的詩的源流，當然是要滅亡的。

這一些反革命的文學家，既然在新的取不出資料來，於是在舊的垃圾中，在上帝的龕前，在羅馬的往昔，在一切被現代人所忘却的生活裏，取出一點腐水潤潤自己的筆鋒，但是可憐極了！革命後，他們也出了許多詩集，並且這些作品在技術方面並不是十分不高，但是他們的感覺，情緒，幻想，却不能令現代感覺到需要。梭羅古布，谷慈敏，羅善諾夫，白列松……共同出了一本『射夫』，印刷得雖然講究，喂！可是只印了三百份！這簡直是羞辱罷！與革命表同情的作家們所出的詩集，至少也要印兩千份，但是這一些舊俄羅斯文學家，並且是有過很大的名望的，只將自己的文集印了三百份！這未免是滑稽而且羞辱罷！但是怎麼辦呢！我們又不能把舊情緒來鼓動新的人們的心靈……

沒有辦法，去找上帝罷……貴族的別墅沒有了，豐盛的筵席沒有了，暖室的花也不香了，所剩的還有一個上帝，呵！這個上帝，你們波爾雪委克總奪不去！當我們讀反革命作家的，特別是女作家的詩集時，差不多到處都可以找到上帝這個東西，似乎沒有上帝，詩便寫不出來了。阿黑馬託瓦，慈維大也瓦，司喀普斯加牙，黑普斯……這一些女

詩人，口口聲聲總是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！但是天上的上帝總解決不了地下的問題，恢復不了已失去的寶產！

這又怎麼辦呢？

歷史的命運，革命的浪潮，任誰也不能將牠壓下去。『上帝！上帝呵！』這是無力的禱告，這是將要死亡的哀鳴。

『倘若我將來有時間，金錢，紙，筆，墨，我一定可以創造出稀有的作品來……倘若給我許多層的樓房，十足的筆墨，我可以寫出好的神話的敘事詩來，但是現在我什麼都沒有……給我生活的安全罷，我交還你們的損失。我向俄羅斯聲明：我是你所需要的，我並且知道你所需要於我的是什麼。』

這一段話是何等的悲哀呵！安得來白內宜公開地向新俄羅斯訴苦，說自己沒有創作的機會，不能寫出好的作品來，完全是因為物質的生活不安定。我們不能說，他的這種要求是不應當的。但是倘若以自己現在不能創造出好的作品來，完全歸咎新俄